



錄 目

辣裴脫之笑

夢

痛別

梅花姑娘

曉色

鸚哥

石屋嶺

氣

候一天比一天寒冷，何況又吹過一回劇烈的風，下過一回濃厚的雪。

趙師雄厭惡他的舊居，纔搬到這羅浮山來做住家。或許他是愛看山上的梅花，也許他心理上毫無感覺到什麼，他不過要搬就搬罷了！斜陽照在窗上，一抹淡淡的紅光，穿進了屋子裏，師雄倚榻小睡了一回纔起來，身邊爐子裏燒着炭，炭上的白灰，已把火掩沒了；只有微弱的熱力，從白灰底下透起。師雄伸了伸腰，打個呵欠，他懶懶的站起身子，走到書桌旁，他似乎覺得有些冷，彎了背手縮在袖筒裏。他緩步向書架上隨手拿了一本書，本想在這寒冬裏讀書做消遣。

翻了翻書，師雄又覺得無聊，他開窗看看，冷氣一股，衝進了房裏，他身子微微顫動，打了個寒噤。他一眼望出去，庭前的梅花，開得非常繁密；山上的梅花，更其是萬千白點，比雪均勻得多。

梅花誘惑了師雄，催動他出門的興趣，使他忘懷了讀書。他關上窗，戴了紅風帽，換了身厚棉的外衣，閒散地離了家，登山看梅花去。

山路越走越遠，天色迫近垂暮，師雄心想梅花路看後也就夠了，還是早些回家去吧。他打定注意，正要迴身走向原路。他覺得兩足微痠，便找了塊大山石坐下，在大山石旁，有一株粗大的梅樹，可做他的靠背。

他坐了很久，被疲倦所征服，朦朧中已不知不覺地睡去。

梅

花姑娘獨坐在深閨裏，停針拋繡，靜悄悄地看着香爐烟繚繞，在空中時時盤旋不已。正在看得出神，她的鴉頭捧了個盤，盤中有兩碟精細點

心，跑進門來，喚了一聲說：

「小姐！肚子餓嗎？可要吃點點心？」

梅姑娘聽了，心裏一震，似乎從夢中醒了轉來，她斜眼一瞧，淡淡地回答

「你把點心安放在茶几上，你就去煮熱水，待我洗一個浴吧！順便你去找找小翠，牠也不來伴我寂寥，不知飛到裏那去了！」

浴

室裏的水蒸氣，散漫得像迷霧一般，梅花姑娘的晶瑩的肉體，在模糊中更是柔美。她洗罷了浴，嬌倦萬分，倚靠在桌上，兩手掩在下顎邊，恍惚地小睡着。小翠已被她鴉頭找到，牠從外面飛來，一直飛進浴室裏，歡樂地亂叫不休，把梅花姑娘喚醒。她覺到身子微涼，便去穿上了衣服。小翠飛在她的肩頭，她摩撫着牠的美麗，光滑，和柔軟的羽毛。鴉頭正急匆匆地跑來，告訴她一件奇事。她見了小翠和梅花姑娘，她略一遲徊，她說：

「小姐！外面有一個文縐縐的書生，正在梅花樹下踱來踱去。嘴裏似乎哼着詩詞咧！」

梅花姑娘沉思了半晌，他想這樣寒冷天氣的薄暮辰光，有誰還依戀在梅花樹下做獸子呢？待我去瞧一個明白吧！

「管他什麼！你快去預備夜飯吧！」

梅花姑娘打發她的鴉頭，她捉下小翠，一個人獨自走到門口，果然有個書生，正待細看，那書生已回過頭來，瞥見了她，又回了過去，或許他心裏起了強烈的不安，使他進退兩難，呼吸也特異地窒息。梅花姑娘莫明其妙，仍望着他到底怎樣。見他停了一會，轉過身子，恭恭敬敬地跑到她身前，作了一拱手道：——

「請問小姐，這裏是何處仙鄉？小可貪看梅花，走錯了山路，乞恕冒昧，千萬求小姐指示一條歸途，小可不勝銘感之至！」

「這裏便是羅浮山。先生貴姓？尊寓何處？」

「這裏仍是羅浮山嗎？小可便住在山下。初來貴地，未識芳鄰！罪甚罪甚！」

「先生原來是敝山新鄰，有失迎迓！辱蒙惠臨，非常榮幸！假使先生不嫌簡慢，請至寒舍稍坐，再送先生歸去。」

趙師雄忸怩多時，梅花姑娘頻請不已，他滿懷狐疑，想待不去，又是盛情難却；去呢，又是素不相識，并且男女有別，日暮來此，既不知梅花姑娘家庭情形，總覺不大妥當，所以他一邊走路，一邊胡思亂想不已。

最後，他決定進去看看再說。

梅花姑娘殷勤招待，談詩論文，說得趙師雄五中悅服，漸覺她非常可愛，平生未遇過這樣一個絕色能文，談吐雋逸，瀟灑有林下風的女子。這時候天已昏黑，室中高燒紅燭，茗香爐烟，滿室生春。團圓明月，也從樹隙透照窗前。歡宴光陰，那里還覺到長夜如年呵！

趙

師雄萬分愉快，見了梅花姑娘，深喜此生不虛，他又想起如此良宵，如此情景，萬不可等閒辜負，便問梅花姑娘道：

「有肴無酒，其如良夜何？」

梅花姑娘含笑回答說：

「儂亦能飲，惜今宵不知先生光降，故家釀已盡，村醪未沽，待儂再籌思一下。」

師雄想了一想說：

「山下好像有酒家，何不走下山去，共謀一醉。未知小姐尊意如何？」

「那有不可之理，就同先生去吧。人生能有幾回醉？佳會不常，好夢難再，這樣的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，迂書生容易辜負，我們正不必效法，自矜於愁苦之中！先生想也不以爲說得太狂放吧？」



圓的明月，照得地上宛如雪後般的潔白，嬌豔幽倩的梅花，在月光照上時候，更顯出她娟秀淡泊的精神，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清香，當梅花姑娘與趙師雄走近時，使他心裏喜極，萬想不到有這樣好的境界，因而覺到以她的欣賞梅花，還是隨俗附雅，未能真實的領略到梅花的佳處。只不過跟在人家後面同樣的含混自以為得其風趣罷了！何況今夜明月多情，朗徹大千，萬籟俱寂，靜味直透到心靈陶醉裏，更有梅花姑娘，同着他一起談笑並行。他覺到疑惑了。——疑惑着身在仙宮蓬萊之間，或許這是一個溫馨的夢境，或許他真個今生今世不回去了，便這樣的圓滿地銷磨他的一生。——

然而，霎時，她又深慮着這種境界的容易消失。

梅花姑娘見趙師雄深思甚久，彷彿就已猜透了他的心事，她笑着說：——

「先生何不達乃爾？世間萬事皆有因緣，因緣盡了，便各散去，緣來時，又能相見；前顧茫茫，後顧更是茫茫，一切不必思量，過去都幻，未來更幻，

從無中以爲有，有時且盡量享受，那末，何往而不樂，憂慮太自苦啊！」

師雄的思潮，被梅花姑娘的議論打斷，他也禁不住啞然自笑。他抬頭一望了前面，山脚下樹梢屋角邊，扯起一塊酒旗，他指着道：

『小姐！前面已是酒家！今宵得遇佳人，親聆卓論，小可枉讀了半生死書，慚愧慚愧！閒話不提，我們且去大醉一回呵！』

到

了酒家的門前，門縫裏燈火未熄，還有人聲，趙師雄走前一步，梅花姑娘跟在後面。

『開門吓！酒保，我們來喝酒啊！』店門蓬蓬響了幾下。

店門呀然開了，酒保探了探頭，見是趙師雄，原是一位熟識的，曾經來喝過幾次酒的主顧，他彎着身子，笑道：——

『請趙大爺進來吧！外面很冷呀！那位小姐，可是同來的？也請快到裏邊去

坐！」

趙師雄在門側邊立定，請梅花姑娘先進去，梅花姑娘微微一笑，秋波望着師雄一轉，娉娉婷婷地跨進門口，兩人揀了個潔淨些的坐位，面對着坐下。

酒保取上了酒，送上了菜，一杯一杯的對酌起來。

月

色照過了中庭，漸漸移到了西山的樹林裏，梅花姑娘與趙師雄已醉眼模糊，走起路來，也不十分穩定，兩人踉蹌地出了酒家，相扶着同走。

走了一程，趙師雄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——

『想不到我趙師雄今宵有這樣一個快活的大醉呵！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！」俗不可耐的牡丹，尚有人願意爲它而死，何況清高絕俗的梅花呢？』梅花姑娘輕漾醉眼，看着趙師雄的態度，心裏很明白他多吃了些酒，以致如

此，名士狂態，非但不覺其可憎，她正芳心竊喜，能聽到這樣率真的話呵！

『啊！這裏已回到了寒舍，請先生稍睡，等到天明，便教小翠恭送先生回去吧！』

梅花姑娘在路中受些寒氣，酒又吃得少些，所以便清醒轉來；趙師雄心理清楚，眼中昏花，脚下軟疲，自己全無主意，儘她梅花姑娘扶到門前，敲開了門。

梅花姑娘的鵝頭睡眼惺忪，衣衫鬆亂，手裏擎起燭台，開門照他們一下說：『小姐與趙先生回來呵！我等了半夜，剛纔睡去。』

趙

師雄在醉中只覺得衾暖如春。柔適無比，似乎自己睡在深閨繡閣之內；流蘇低垂，濃香微度，勉強睜開醉眼鎮定了神，見梅花姑娘玉態橫陳，紅暈雙頰，雲鬟散滿了枕畔，夢中還是笑靨向人，酥胸袒露了一方，乳峯隱隱的高起。師雄越看越痴，越癡越看，他一手撐起身子，想更細看她一下，誰知

酒力未消，腕弱難支，一個鬆軟下來，宛如從天空下墜，滿身冷汗，聽得啊呀一聲，宿醒忽解，揉開眼再看時，依舊在梅花樹下，身子靠在石旁。

月光滿山，天還沒亮呢；樹枝上啼聲宛轉，正在歌唱着「別離之曲」。

師雄大大的驚訝驚愕起來，抬頭瞧去，原來是一隻翠羽錦翎的青禽。

那青禽見他仰望，便停止歌聲，繞樹三匝，飛鳴而逝。